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的新时代 主题作文大赛

主办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

2023年10月27日 星期五
值班主编：李溪
编 辑：韩冰
版 式：金远龙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金秋无边的田野泛着阵阵稻浪，天的蓝与云的白透着清澈，稻浪里映着三个孩童在田间哼着童谣嬉戏的身影，那是姐、弟和我。个子稍小些的是弟，两个丫头中扎着辫子的那个是我，姐自从小就梳着短发，也总把最好看的东西都留给我。

不远处是父亲母亲在伸着镰刀割稻子，我们负责码稻子，就是将父亲母亲割下的已捆好的稻子立在稻池里排成队。若能排得快些，便有空闲拿着镰刀在还未得及割的稻池里一撮一把地将稻子割下，每人割出一小片空地，那便是自己的领地了，再“修”出连通的“小路”，我们在弯曲又窄窄的小路上来回地蹦跳。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割出一片心里画好的图案，在自己割出的图案里猫着腰躲藏猫猫，随之便是我和姐弟咯咯的笑。我看弟弟龇着那颗雪白的小歪门牙两腮泛着红的笑。

猫猫藏够了，我们便会走到田埂上捉蚂蚱、寻蜻蜓。蚂蚱通身青绿，那颜色真给它的安全帮了不小的忙呢！定眼望去，不见哪里有一只蚂蚱，向前迈进一步，蚂蚱被惊动，自四处纷纷跳起，又不知落于何处。不要贪多，盯住一只，看它落在草茎上，屏住呼吸，双手捧出小窝，猛然向蚂蚱扣去，若感到手窝里有东西触着手，便是成功捉到，若是手下没有感觉，慢慢掀开手，定是里面空空的了。抬眼寻去，不知那蚂蚱又落到了哪棵草叶下或是稻茎上。父亲说蚂蚱最爱祸害庄稼，我便恨透了它，却想不出小小的它长着那小小的嘴，它又是如何偷吃了庄稼。阵阵微风裹来稻田的清香甜味，稻穗载着饱满的颗粒低垂着，轻轻摇曳，茎上停落着蜻蜓，红肚子的，黄肚子的，在夕阳的照映下，金色的田野里金色的稻浪，再配上有金色透明翅膀的蜻蜓，和蹲在稻池边上手捏着绿蚂蚱指着蜻蜓笑得开心的弟，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画。

一年中春种和秋收时节是父亲母亲最累最苦的日子。秋收时，那缀满沉甸甸颗粒的密密麻麻的稻子都是由父亲母亲握着镰刀一刀一刀割下来的，我站在过腰高的稻池里望也望不到哪里才是边际，望着无边的稻田也望着远远的太阳，盼望着太阳快些走到远处天与稻田相接的边沿，盼着太阳快些映出红霞，我们收工回家的时间就又近了。割下的稻子捆成一个个稻捆，又立在池里排成队，隔些时日，又将排好队的稻捆摆成一垛粮囤一样的小圆垛，再过些日子，父亲赶着牛车又与母亲将田地里的小稻垛一捆一捆摆在车上，牛车上被母亲摆上许多层稻捆，那么高的稻捆摆得像座四四方方的小山，一车一车拉回家里再卸在园里堆成大的稻垛。父亲站在车上将稻捆用四股叉挑着扔向母亲，母亲在早已收拾好的空地上一捆接一捆地有序摆着，一车又一车，几车摆下来，小小的我看那稻垛要比房子高出许多呢！我极佩服母亲把那稻捆摆得整齐美观又不会塌陷，也感叹父亲总有那许多的力气，能将重重的稻捆扔向比他更高的稻垛上。

稻味

□ 虞修革



有时我们也从屋里跑来给父亲母亲帮忙，趁着母亲摆稻捆时跟前的稻捆还够用的间隙，我们便用稻捆摆成小窝或是小床铺、沙发，手拉着手躺在上面看蓝天看云彩，猜想着另一片天空是不是也是这样蓝，游走着的白云又会飘向哪个地方，那里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嚼一口稻子的秸秆，清甜的香味便充盈在牙齿间。有时我们也会累出了汗，而更多的是可以在那园里享受许多欢乐。

那收割的活一直干到天冷了，最后，雪花飘落的日子来了，垛好的稻子等待晴天打场脱粒。这所有工序都是父亲母亲一日里用一分分力气完成的，每日里父亲母亲都累得不敢直腰。晚上，外面已经黑得只看见满天的星，听到风吹草叶树枝的旋律，父亲母亲才进屋吃饭，母亲坐下来吃过一顿饭的时间，再下地行走就变得一瘸一拐，她的腿脚是勉强坚持着一天的劳作，稍作歇息便会疼痛起来。我最喜欢吃过饭后，父亲趴在热炕上，我站在父亲的腰上来回反复地踩，父亲说再使点劲儿再使点劲儿，我笑着，踩着，开心着那游戏好有趣，如今想来，那个我心里有趣的游戏的条件却是父亲劳累中无言的痛。但父亲母亲脸上却依然洋溢着笑。

一阵喜庆的音乐和轰隆的收割机声响将我从儿时的回忆中唤醒，生我养我的小村庄被设为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哈尔滨主会场，并正在举行开幕式。漫步在写满我童年欢笑的田间小路上，阳光如当年收割时我盼望天黑收工回家一样依然晃得

我不敢睁眼，映得田野里稻穗泛着金光。田间大小的收割机轰鸣着散着步，不时停下，从后面的粮仓里撒出稻粒的金黄色的流，在机动车的车斗上堆成小山。一辆辆装满稻粒的车排成队呼啸着在田间小路上奔跑，将稻粒送进村里或村边的碾米房，碾米机一番旋转，顷刻间，黄黄的稻粒便变成传送带上已封好包装袋的白白的米了。秋风吹得田边杨树叶子沙沙响，也吹走了那许多过往，田里不见了握着镰刀弓腰割稻子的人们，不见了稻捆，不见了稻垛，不见了父亲母亲疲惫的身影，不见了镰刀割下稻子秸秆发出的清脆的刷刷声，也不见了我对早些收工回家的盼望。有的是机器在稻池里留下的脱粒产生的一行行碎草，还有一道道车轮的痕迹，更多的是人们对丰收的欢笑声，这笑声里飘着的依然是稻田里的那股淡淡的清甜香味。

站在田埂上，轻抚一缕稻穗，颗颗饱满，粒粒滑润。走进稻池，蹲下身来，捏一把那碎草，稻味儿格外清新香甜，沁人心脾。看着眼前丰收节会场上特色农副产品在这小村庄里展示展销，也通过互联网展示在全国各地，想着那昔日完全需要人工劳作几个月才可以完成的收割，今天只一两天或是几个时辰便可将田间稻穗上的颗粒变成餐桌上白白香香的米饭；想着父亲母亲如往日因在田间数日劳作腰酸腿痛的样子已远去，我不再玩站在父亲身上为他使劲踩腰解乏的游戏；想着如今村里的人们都有两处住宅，农忙时节，在村里的平房的家，待到春种秋收结束便都住进城

里的楼房；想着回来村里的路途中，宽阔整洁的水泥板路平坦，再无儿时坐于牛马车上在窄窄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行走的颠簸；想着那极慢的黄牛和带着缰绳的红马拉的木板车早已消失的不知哪里去了，路上田间也都是各种款式的小轿车；想着田间管理时，田野上空飞行的一架架喷洒农药的无人机；想着田里先进的监控设备和笔直的水泥板田埂，以及稻池里养的肥大的螃蟹；想着村头广场上伴着音乐声的一派热闹景象。想到这许多，我心潮起伏，怎能不感叹家乡的巨变！

我与姐弟在浓浓的稻香味儿中长大，从青绿的稻苗到黄澄澄的稻穗，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我扎着小辫子蹦跳着念着童谣伴着它们长高、成熟，它们年年月月伴随着我们成长。如今父亲母亲依然不舍得离开那满是稻香的小村，我们姐弟因工作远离山水，每年都趁节假日赶回村里来探望他们，也一次次踏上儿时的田间小路，寻找我们童年的欢乐，寻找那久违的稻香，感受那份心灵的宁静与踏实。稻味儿溢着父老乡亲的勤劳与那过往的艰辛，飘着家乡新时代繁荣景象的气息。我们吃着那田野里的稻米长大，我的身上与心间浸润着田间小径上的花草香和池田里恬淡的稻味。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最爱黑土地上这清甜的稻味。

作者 | 哈尔滨作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第二中学学校小学部教师

金秋，呼兰乡村一幅画

□ 郑旭东

双休日，天高气爽，非常想看看农村沃野丰收的情景，感受那种农民丰收的喜悦氛围，更想成为那五谷丰登的画中人。

我们一家人在我的倡议下，踏上呼兰乡村之旅。

丽日风清，跨过松花江大桥，轿车奔驰在滨水大道上，穿行呼口大桥，路过蒙古村的“网红海”，在大房子村路口左拐一个陡弯，直接向北下了江堤。

这是沈家街道大罗山村大片水稻田，春天，我拍过农民在稻田地机械化插秧，夏天录过绿油油稻苗无人机在喷洒农药，今天，又来把秋天的金黄摄入镜头。

真美啊！我们一家人几乎同时喊出声音。车窗外，眼前一片开阔地，一望无际稻田金黄色，几台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在稻田、玉米、黄豆地铺出的金黄色地毯上，点缀着稀稀落落、高耸挺立、枝干奇特的大柳树，一群群喜鹊盘旋地飞来飞去。柳树旁农户的一大爿养鱼池，如镜片一样镶嵌在稻海之中，金光闪闪，妖娆夺目。一只小船在水中游荡，不时有人撒网。气温好，鱼儿肥，乐疯了鱼哥鱼嫂，今年又能卖上个好价钱。一群肥肥胖胖的大白鹅，从芦苇丛深处游过来，拍打着翅膀撒欢，远远可见后面牧鹅人披着光晕的身影。

车在金黄色海洋中拐了几个弯，我们到了大罗山村口一片稻田。家人跑进稻田

的池梗上，拽下几棵稻穗在手里玩弄，端着手机互相玩起自拍、对拍、独拍，那样子，很怕画面让别人拍走，自己抢不到该多可惜。

在大罗山村，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里的地球吸引力比别的地方强度大，就连过去司空见惯的玉米地、大豆地、稻田地都有磁场，每个人都挪不开脚步。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们才进村子。村里每趟街都铺设着水泥白色路面，路两侧是水泥压顶的排水沟，最前趟街的路两旁由云杉松、紫叶稠李和各种花灌木交错点缀，高低起浮，虽是深秋，仍然绿色如春，叶面上没有一点灰尘。中心大街很宽阔，一色的忍冬树，结满红红小果，散发着芳香，馋着路人不忍离去。后趟街两侧垂柳翠绿，飘飘洒洒，随风飘扬。

农家住户的院门前，镶嵌着光伏太阳能发电集光板，村民告诉我们：夜幕降临，家家户户门前的太阳能光板自动亮起，照亮整个村庄。

最特殊的是农户院墙都是同样的外观，设计精湛，别具一格，远远望去，似一条龙腾飞，蜿蜒起伏在游动。

在村里巧遇回村探亲的区水务局周继业老师，他告诉我们：大罗山原名叫大龙山，在很早以前，松花江的北岸在村前，沿江东下形成了江坎，这样使大罗山、小罗山、靠山、宋家沟和黄土山蜿蜒连成一

线。尤其是大罗山村西头有三百米宽水渠，北通泥河，在南侧望岸视为龙头，所以，原名叫大龙山。后来人们多年在村头挖土建房，脱坯抹墙，挖出黑色的土龙模样，人们看到龙头已经挖掉无法修复，也别让龙神怪罪，加之江面水南移，故改名为大罗山，延续至今。现在，松花江水移滚至老山头脚下，又加之水位下降，给大罗山人民营造出万亩良田。

大罗山地处松花江边，过去松花江涨水，深受其害，特别是1998年的大洪水，全县民奋战一个月才保住这里的农田和村庄。自从哈尔滨修建了滨水大道，不但能够防洪，还方便了交通，江边成了“网红海”，夏日里游人在这里可以观光农业，游山玩水，村民们卖鱼、卖烤土豆、卖鹅蛋，出租帐篷、游泳用品和儿童玩具，收入颇丰。

大罗山村委会的广场特别大，在这里可以举行足球比赛。院子的四周布满了各种健身器材，围墙上是一幅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画。广场的水泥地上，晾晒着刚刚收割下来的旱稻，几个中年农民在翻场，他们说说笑笑，脸如桃花开。

我奇怪地问路人：别村街上都没有多少人，你们这个村怎么这么多人？正在干活的几个农民几乎异口同声：村里收入高，谁还愿意抛家舍业去外面打工！哦，我们明白了，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啊！村

里有金窝，谁还出去找窝。

我想拍一下村的全貌和远处松花江的远景，怎么也没有选到合适的位置，爬到院墙上面去拍，惊吓了院里的看家狗乱叫，吓飞了窗前的本地鸡。主人跑出来搬梯子帮忙：拍吧，大罗山够你拍几天的。

参观千头猪舍，从百栋蔬菜大棚出来，有人惊喊：快看，那儿有羊群。一群羊从对面树林处溜溜达达走过来，很久没见过放羊的了，我前后左右拍起来，他们也不落后，几个手机拍横又拍竖，把羊儿弄得目瞪口呆。

一路上，我的眼帘一直挂着一幅画，这幅画上有耕耘、有燃烧、有浪漫。

我为呼兰人民建设富饶美丽的七彩呼兰而自豪，为大罗山天翻地覆的变化欢欣鼓舞，为新农村农民精神风貌所震撼。

我喜欢秋天里的农村，更喜欢呼兰农村的秋天。心贴在黑土地上，心随新农村建设的脉搏一起跳动，唱出心中最美的歌。

作者 |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呼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 | 奋斗路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哈尔滨的秋，天高云淡，神清气爽。告别了伏热天气，心境好了起来，听说要去香炉山爬山，便更加愉悦了。这“愉悦”有两重意味，一是香炉山我去过一次，这次去重游别有情趣，二是对于我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家和单位两点一线的“宅男”，堪称一次绝佳的旅行机会，实属难得，期待有加。

爬山的日子到了，我早早地来到集合地点，和同事们乘坐大巴车，奔赴香炉山。

大巴车出了城区，驶入高速路。

高速路像条漂浮的玉带，在眼前绵延伸展。片片绿色泛黄将要收获的田野在眼前掠过，红、绿、彩钢屋顶点缀的村屯闪移而后，乡间村道曲曲折折，不知尽头是何方。路过的乡镇人口稠密，街道通达，有的还有现代化气质的高层建筑，新型城镇化建设展现一斑。大巴车还在行进，追逐着天上的云、漫动的水、松涛的林、跑动的山，向目的地驶去。

海拔790米的香炉山是张广才岭的余脉，相距市区80公里，6座主峰峦叠嶂，峡谷溪流湍湍而下，红松、柞树、椴树等树种分布其中，乌苏里苔草、唐松草等奇花异草星罗点缀，串地龙、刺五加、五味子、苍术等药材生长繁盛，称得上是原始生态的绮丽之山。

大约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初来刚起步开发的香炉山，游览设施不完善，拾级台阶不多见，山道崎岖，荒坡环生，许多景点待在深闺，那次，因山路难行我没有爬到山顶。

较之上次来，香炉山大有改变。山门还是那个山门，山脚下多了送游客至半山的摆渡车。玻璃栈道高空横挂，游客漫步峰谷，一览群山风景，几个大众的游乐项目也开足马力，招揽吸引着游客。往山里走，拾级而上，只见山峦叠翠，郁木丛生，溪水如带，盘山而下，桥栏亭上，幽深恬静，轻风徐徐，雀鸟啼鸣，绿谷青山，让人心旷神怡。爬着山，看着景，想着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金句，我想，十年来，香炉山的变化不

爬山

□ 王凯

正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建设大美龙江的生动写照吗？

遗憾的是，这次我还是没有爬到山顶。受集体游时间的限制，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赶不回来，爬到山的折腰处，我就“打道回府”了，再经上山景点“十八弯”，弯水悠然自得地流着，像是在和我打着招呼，似乎在说，怎么就这么快就下山了？

山中的雨说下就下，上山还是阳光透林，白云蓝天，转眼间，头顶的一大块乌云压了下来，先是风变大，接着雨滴滴答答，继而串串密集打在身上。雨雾中，头前的山、身边的水，云飘渺，烟波灵秀，置身其中，实乃大自然给人的意外所得。来时我是备着雨伞的，看天晴大好，把雨伞放在了大巴上了。还好，一刻工夫雨就停了，嗅着雨后芬芳的泥土香我走下了山。

爬山要有体力，更要有意志，有时候也需要一些运气，一丝闲情。

人生也如同爬山一样，并非一帆风顺，有险峻深谷，有急转湍流，也有坎坷陡坡。遇到困难，有一些遗憾在所难免。有时候，我们无需急在一小时非要和困难死磕，但也不能为高山阻路而低头，望渺茫山巅而颓丧。

回望蓝天白云下的香炉山，我默默许下心愿，下次，我一定会登上顶峰。我相信，爬山登顶的那一刻，会看到山脚下看不到的风景，山腰上体会到的心情。当我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锐气豪情，再高的山、再难的坎、再急的流，也会踏在脚下，迎接我们的，必将是馥郁锦绣的美丽人生。

作者 | 奋斗路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